

艺术地掌握世界：论马克思 生活实践理论及其审美价值指向

——兼论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与创新

陈理宣 马毅

【摘要】 人类实践的本质是以生活为主题的社会活动。马克思生活实践理论建基于自古希腊哲学思想及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厚重的历史文化,揭示了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表征了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客观物质性和社会历史性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和生活实践观,对于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马克思生活实践理论以“艺术地掌握世界”为价值指向,形成了科学、生产和审美内在统一的生活实践理论。艺术地掌握世界,标志着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以及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等生活实践活动的统一整合,实现个体生命与类生命的全面、自由而自觉的发展,推动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实践哲学; 生活实践理论; 掌握世界方式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24)04-0164-09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类生活实践活动的哲学。它思考人、人类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活动的本质问题,从而回答人类认识的来源以及通过实践理论来指导人类生活实践活动的根本问题。它既包括对世界的认识,也包括对世界的改造,更关注这种认识活动和改造活动对于人的生成价值——造就全面发展的人,因而具有认识论、本体论与价值论统一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以人为本的生活实践,其目的就是实现人的自由与解放,它的最高表现是奠基并超越众多理论的、实践的等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

一、生活实践本体论的确立

马克思实现了从认识论向生活实践本体论的转型,从物质生活向精神生活以及从世俗生活向理想生活的价值论升华。这是马克思生活实践本体论建构的丰功伟绩。

(一)马克思主义生活实践本体论产生的背景:思维本体论和自然本体论的悖论

关于本体问题,从西方古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不外乎思维本体论和自然本体论两种典型的代表。前者以笛卡尔为代表,后者以培根为代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中的“自我”,是一个纯粹的精神

【作者简介】 陈理宣, 吉利学院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四川 成都 641423;

马毅, 四川音乐学院西南音乐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四川 成都 6100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课程思政’内生机制与‘示范课程’案例研究”(BEA200118); 四川音乐学院院级团队孵化项目“高校美育课程建设的路径和方法研究”(CYXSTD2020004)

实体。“自我”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即思维。笛卡尔把思维本身看作独立于外在世界的本体，从而使得思维这个本体与外在世界对立或平行存在，因此，产生了二元论的本体论矛盾。这个问题在所有的唯心主义的本体论中同样存在：斯宾诺莎、谢林、莱布尼茨、黑格尔等，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要在世界寻找一个终极动因。思维本体论排除从感性的世界寻求联结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总是想用思维本身来证明思维的正确性，总是把思维本身设想为能够创生成同化外部世界的最高的理智本体，从而使之具有神学本体论的意义。

与笛卡尔相对应的是培根的经验主义自然本体论。这种哲学观点把自然界理解为独立于人类的观念和活动之外的自在世界。培根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客观自然世界，我们的感觉只能是对自然世界的解释。在培根那里，认识世界的方法不论是实验法还是归纳法都是以我们的感觉为起点和归宿的。洛克在此基础上把经验本体论的原则系统化，认为人们一切的观念（包括简单观念、复杂观念、抽象观念）都来自于感性经验。观念的真实性、客观性都只能在感性经验中进行判定。经验本体论思想在法国唯物主义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凡是引起我们感官注意、产生感觉的东西都是外在于我们的物质实体。它不依赖于人们的感官存在，但人们的感官却可以认识它。但是，认识的悖谬也同时产生：一方面，感官印象与感官对象所引起的感官内部的变化如何能够与外部存在物自身的情况一致呢？另一方面，我们的感官和感觉还具有差异性，什么样的感官和什么样的感觉才是真实的呢？自然实体和我们的感官凭什么连接在一起呢？难道仅凭直观？其实，仅凭直观最多也只能形成一个抽象、模糊、空洞、没有任何规定性的物质概念。贝克莱就批评说，观念只能与观念相似，而不能与别的东西相似。那么，观念间的差异能代表外物间的差异吗？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说明观念与外物之间的同一性。因此，只停留在思维层面，停留在感官感觉观念层面，无法论证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这就是一个认识论的本体论悖论。德国古典哲学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康德承认有客观的物质和自然世界，但是他否认人具有认识物自体的可能性。黑格尔则把客观世界和人类活动、精神世界统一为一个层级不同的体系，精神便是最高层面的本体。把人的认识上升到神性的精神，认为认识世界就是认识精神本身，是精神认识精神。因此，哲学走进了死胡同。

（二）生活实践本体论的确立

所谓本体论，即指对整个世界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终极价值”。^① 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以生活实践来解释整个世界的终极存在、生成与价值。传统哲学追求对整个世界的终极存在的认识，因而形成了认识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由于人类的思维与客观世界之间缺乏中介，而产生了不可克服的悖论。由于认识世界的目的缺乏，因而产生了认识的意义缺乏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以感性的、实践的、生活活动为中介，实现了客观世界与主体的思维的联结，为认识找到了来源和检验认识真理的标准，以人的自由与解放作为生活实践的最终目的，为生活实践活动找到了终极价值和意义，把客观世界和主体观念或思维都看作是相互作用的历史的、生成的过程，从而真正克服了过去的哲学只能解释世界，没有改造世界的实践，既没有认识的中介，也没有认识与实践的意义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实践哲学，是认识论、实践论与价值论统一的哲学。

国内过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把实践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基础以及检验认识客观性的标准，从而把实践理解为认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马克思实践观的本体论维度完全被遮蔽起来了”。“尽管马克思的实践观蕴含着一个认识论的维度，但其基础性的、根本性的维度则是本体论维度”。^②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以说是马克思实践哲学本体论的发端。”^③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与人的生命的生成统一起来——即劳动的工具性、手段性与人的生命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的类特性与社会性的表现。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把黑格尔“抽象精神的劳动”转化为具体的、现实的、基于物质世界改造与创造的生命实践活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④ 因此，正是劳动创造了人和世界。然而随着劳动的社会化发展，分

① 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1页。

② 俞吾金：《对马克思实践观的当代反思》，《哲学动态》2003年第6期。

③ 阎孟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及其理论形态》，《哲学研究》2012年第2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1—202页。

化出了许多相关的环节和丰富的形式,于是劳动反映了社会生产力(人与自然)、社会生活(人与人)和整个社会的意识(人自己与自己)状况,劳动同时具备了生活实践的内涵。劳动“指的是人类通过生产劳动而不断创生、生成和推进,在其中人与自然、人与人及社会世界相互间不断介入和互为转化,最终涵盖了社会关系性特征和历史性特征的人类社会生活总体。”“即劳动在人类社会历史中所具有的生成性和基础性意义。”^①因此,劳动是生活的核心和基础部分,除了生产性的生活,生活还包括日常生活即世俗生活。它是指“一定社会关系中,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现实生存和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活动的综合构成”“是以客观的物质世界为基础,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为存在前提,与人类历史发展紧密结合的”。^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批判了过去的思辨哲学完全抹煞人的物质性生活的观点,认为物质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而不是在“天上的云雾”中。^③同时,马克思的生活概念还包括本体论维度的生活实践。马克思认为全部生活是建立在感性实践上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把人的生活界定为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并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④因此,马克思主义所确立的生活实践本体论,首先是指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基础,实现人的生存、认识与发展;然后指以劳动为中介的全部社会生活实践为本体,即感性的、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生成活动和生成过程;最后还指以人的全面发展、自由与解放为最终目的的价值指向。因此,生活实践理论实现了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与本体论的统一。

(三)马克思的生活实践论是一种全面的生产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这里,生活就是生产(典型形式是劳动),生产为了生活。“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⑤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是人按照自己的尺度结合客观世界的尺度自由的生产,不仅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包含人自身的生产,即“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⑥;也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等精神产品的生产^⑦;还包括整个世界历史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生产,即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他人的关系”^⑧;最后还包括直观自己生命的对象的生产,即“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⑨马克思首先把生产视为全面的生产;其次,把人的本质以及人的能力界定为全面发展,也就是具备全面生产的可能;再次,把人类社会的理想设定为人的解放与自由,即每个人都可以全面生产,免除了自然的分工的强制以及由分工带来的不平等;最后,就是每个人都自由自在地在社会各种实践活动,和各行业、职业中转换,实现创造直观自身的对象,即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从而实现人的幸福、美好生活。

然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创制活动是由奴隶所从事的活动,地位很低,是低级的生命活动。虽然,在近代,特别是宗教改革,这种情况逐步得到改变。一方面是劳动在基督教文化中,是获得“救赎”的方式,“奴隶式劳动与自由闲逸之间的旧式古典对立已不复存在。”^⑩黑格尔把“劳动”看作构成实践本质的一个重要环节^⑪;另一方面,艺术活动逐步独立出来,发展成为一种人的理想性的、自由的活动。艺术的地位提高到了人性最高本质彰显的层次。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或艺术作为解决自由和必然之间冲突的中介,是人的感性世界达到理性世界的桥梁。谢林更将艺术知觉视作达到主客观统一的绝对的最高形式,即使是黑

① 龙霞:《从劳动逻辑到实践逻辑》,《现代哲学》2010年第4期。

② 陈曙光、周梅玲:《论马克思的生活概念》,《江汉论坛》2015年第8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7—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9—100页。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⑩ 克里斯托弗·道森:《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⑪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30页。

格尔有贬低艺术的倾向,但是他也认为真正的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①但是,在当代有不少人试图恢复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把创制(生产、劳动)从整个生产活动中独立出来,分割开来看待,始终认为生产、劳动只能是生活中的低级部分,硬要消除生产、生活的丰富内涵,用抽象的、圣神的理念、思维、道德、冥想等标识生活的高级品质。阿伦特就认为,劳动的“生产性”是使世界持续物化的原因,只有那些不“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②,即所谓公共事务性活动才是人区别于动物界的活动,才能够使世界更美好。显然阿伦特的生活实践概念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活动范畴了。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一方面把自然的客观性同主体的客观活动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不取消自然界存在的独立性。”^③他承认劳动的实践价值,认为是劳动把人从自然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实现了人的能力的对象化,体现了实践主体的人与作为实践客体的自然之间的实践关系。但是,他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通过劳动批判来把人从社会强制中解放出来,是不对的。劳动是使用技术对自然的控制,体现了工具性的行为,这种解释适用于生产力,而不适用于社会关系。这显然与阿伦特的观点有一些类似,即把劳动拉回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创制活动范畴,其最终目的是要为现存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分配体系辩护。

二、生活实践理论的继承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实践理论并不是凭空出世的,而是建基于西方哲学厚重的历史文化,尤其自亚里士多德与古希腊哲学思想以来的哲学精髓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创生奠定了认识论基础。继承——创新——超越,马克思做到了前人无法企及的思想深度,开辟了生活实践哲学独具的理论思维。

(一)近现代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的发展及其内在冲突的解决路径

从哲学历史看,理论哲学从古希腊确立的对第一原理的“静观方式沉思”开始,就具有神性似的主体性特征,只不过在早期,人的主体性在神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人一旦借助神的力量,人便有了认识世界的的能力,因此,人总是试图接近神,拥有神的力量。这一思想潜伏到文艺复兴,终于,人文主义者以人是神的杰作、宇宙中的精灵,人是神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的等学理开始了对人的力量的弘扬。于是人性开始觉醒,理性得以弘扬,人的主体性逐步增强,直到启蒙运动以后,人逐步替代了神的位置。因此,从近代开始,人逐步替代了古希腊以及中世纪神的优等地位,产生了笛卡尔所谓的“我思故我在”、康德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的革命性思想。当人把一切对象作为自己认识的对象之时,人类本身的生活实践不得不登场了。我们如何认识自身的生活实践呢?我们认识一切对象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类真实的、理想的生活又是什么呢?于是经验主义的实践哲学开始现身了。英国的培根以及斯宾塞开始反思什么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答案当然是现实的、世俗的生活知识,而非神性的知识,也非形而上的、纯粹的认识论知识才是真正的理想知识。

王南湜认为近代哲学探讨的实践是一种理论哲学范畴,完全失去了亚里士多德理论产生的城邦生活背景,一方面,“近代哲学将实践严格地限制在理论范围之内”;另一方面,“生活实践”在不断冲击着近代实践哲学的理论边界,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现身”。因此,生活实践“被作为一种不具备任何理论规定的‘自在之物’表达出来”。^④后来对康德的批判就是从这里开始。因为,自在之物无法消除人们认识的缺口。既然是自在之物,人们难以认识它。但是现实的事实是人们有经验、有知识,能够认识它,这如何得到解释呢?因此,从费希特开始,人们逐步引入历史性和实践性,主体不再是先验的形式,而是历史的、实践的发展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生活实践哲学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马克思实践哲学从这里找到一个突破以往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桎梏的缝隙或裂口。马克思指出,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能把对象、现实和感性等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这里的主体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

① 参见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0、147页。

② 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年,第1页。

③ 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仪、李黎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④ 王南湜:《论实践作为哲学概念的理论意蕴》,《学术月刊》2005第12期。

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的人。”^① 每个人都是在每个时代遭遇中具体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主体不是先验的、抽象的,而是历史性和实践性的。因此,认识的主体其实是参与实践的主体,这两种主体是合一的。马克思以后的现代哲学其实都以“各自的方式重新表达了马克思实践概念的这一层含义”。^② 海德格尔认为,人的生存就是一种不断“to be”的过程,就是在生存活动中的“操劳”过程,也是在世界之中的生成过程,存在其实是认识与行动合一而生成生活与生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理论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宇宙世界,研究的是第一原理,而第一原理是世界的逻各斯,任何实体都有自身的逻各斯,这就是世界的普遍规律,不论是创制活动还是认识的客观世界的实体,都有其自身的逻各斯,实际上也就是 idea,或者叫努斯,此即理论哲学或第一哲学。理论哲学所认识到的努斯和创制有什么关系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告诉人们第一原理是最高的善。

理论哲学既然是最高的善,它和人类的生活实践又是什么关系呢?

道德和政治作为实践的一种类型,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理论活动也只是一种类型而已,只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那是最高善的活动,它的对象是不变的、永恒的,但也是最难把握的,因而是人类最高的活动。道德与政治活动是城邦生活活动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的。它和认识与处理不变对象的理论活动和目的在过程之外的创制活动不同,只是整体生活活动中认识和处理善的、可变的对象性活动。同样道理,创制活动也是城邦生活实践活动之一。那么,这些活动是否有其自身的努斯,都是人类可以认识和处理的活动吗?显然是。既然如此,应该有一种更高的活动,它是认识这些活动的活动。他认为这就是第一哲学原理。第一哲学原理既可以认识理论活动,也可以认识实践活动、创制活动,这就是整个人类生活实践活动。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在亚氏这里只是认识或解释而已,而在马克思这里就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或解释世界,关键在于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还要改造世界,认识与改造世界是带有为了人的生活目的。所以,王南湜认为“道德实践是与理论、创制并列的人的具体活动,而人类生活实践则是这些活动的总体。……理论从属于实践,包含着亚里士多德对哲学理论的一种全新的反省。”^③ 其实,可以认为,亚里士多德开始了对生活实践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巴门尼德开启的形而上学是对存在的思考,是思考宇宙的形而上学,而亚里士多德开启的是人类城邦生活即人类共同体生活实践的形而上学,巴门尼德思考的是宇宙形而上学,即宇宙的起源问题,宇宙的本体论,亚里士多德思考的是人的生活实践的形而上学,即人类社会生活的本源和本体,是人类生活本体论。因此,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形而上学的伦理学,生活形而上学是通过第一原理得到规定的。第一原理(神)是最真实的原理。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哲学追求永恒不变之原理这一规定虽未被否定,但这一追求却始终作为作为一种城邦中的活动、作为一种人类生活被理解的。”^④ 因此,理论哲学仅仅将实践理解为一个可以作为对象的领域,这样就必然会产生一种超越生活实践的视角和静观者;而形而上学的实践哲学就会主张理论的有限性,从根本上否认理论超越生活实践的可能。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只不过亚里士多德是通过神的角色变化把这两者统一在一起的,而马克思则是通过人类生活实践来把两者统一起来的。

(三)马克思主义生活实践哲学:掌握世界的多样性方式及其统一

生活实践是每个人都参与其中的,是历史性与生成性的。按照理论哲学的逻辑,理论哲学认识对象是静观,参与生活实践的人是不能超越静观的。近代实践哲学其实是把生活实践作为认识对象来看,并且把实践限定在客观的对象范围之内,实践是一个客观的对象,这其实是遗忘了生活实践本身。近代主体性的觉醒,其实是一种抽象的神性的主体性,这才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抽象的人的思想。生活实践中的人是具体的,具有历史性、社会性和感性的人,也即实践的人。实践的人会生成对自然界、社会和自身相互关系的不同视角、不同认识、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相互作用的方式(包含实践的、价值的、理论的、实践-精神的、宗教的、艺术的),即不同的掌握世界的方式。人具有主体性(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历史性、社会性、理性与感性以及辩证思维方法等特点,才可能发展出丰富的人性以及与对象之间的丰富而灵活的复杂关系,才可能全面地占有对象和占有自身,这就是解放与自由的实质。这样的人不仅具有亚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王南湜:《论实践作为哲学概念的理论意蕴》。

③ 王南湜:《论实践作为哲学概念的理论意蕴》。

④ 王南湜:《论实践作为哲学概念的理论意蕴》。

士多德意义上的神性的静观者的特性,而且还具有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的自由与追求美的理想性与现实性。因此,马克思才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真正继承者、发展者和超越者。他把亚里士多德抽象的、形而上学的“神”转化为现实的、自由的、超越世俗生活而具有理想的、具体的实践中的人——个体与类、理想与现实、自由与自觉、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对立与统一的主体的人。总之,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人的生命的形式。^①正是基于这种对生活实践本身的“神性”(真正的人)的既参与又静观的审视,才有关于对生活现实的“异化”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憧憬及其革命的实践。如果仅仅像亚里士多德那样限于把生活方式作为认识对象,就不可能产生对生活实践的价值判断,更不可能产生改造不合理现实生活的实践行动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但却是发展的、生成性的历史过程。人类实践的方式各不相同,但在得到全面、丰富、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可以自由转换。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总体实践分为三种具体形式(理论、实践、创制),笛卡尔把这三种形式又进行了统一,而维柯把不同形式区分开来,但承认了创制活动在社会领域的作用。康德在亚里士多德和维柯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三者划分开来,并设置了沟通的渠道。黑格尔用历史的、发展的观念来将三者统一成唯心主义的“理念”。马克思则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其基本观念——实践活动形式的多样性、历史性、个体性、具体性、社会性、辩证性与统一性,人类理性的有限与历史发展的无限统一,人类目的的个体与类的统一以及个体内在与外在、当下与未来、局部与整体、自然与精神等一系列对立与统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区分“思想具体”与“实在具体”时认为“思想整体”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是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它“不同于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②所以,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思维只是掌握世界的方式之一,与之并列的还有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的掌握方式,它们的表现形态各不相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又提出了区别“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与“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者哲学的”“意识形态的形式”。^③因此,只有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变革才使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认知方式,而其他领域的则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对象,将使用其他的掌握方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将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进行了划分,认为“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而“真正物质生产领域”和“物质变换”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只有在“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④这就是说人类物质性实践活动或生活活动是精神性实践活动或生活活动的基础和条件,在这个条件或基础之上两种实践或生活活动是可以转换的,其关键是人的物质生产实践能力得到充分的发展。这也说明“实践方式和价值方式”是两种最基本的方式,因此,按照赵光武先生的说法,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有六种,即“理论认识方式、实践精神方式、艺术精神方式、宗教精神方式。除去这四种方式外,人们还常常讲到人掌握世界的实践方式和价值方式”。^⑤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实践的和价值的掌握方式基础上,人类才可能发展丰富的其他的掌握世界方式,才可能谈到主观内心态度的相应转换。个体只有将多种掌握世界的方式融为一体,多种掌握形式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才是全面的、丰富的人性,才可能实现自由。这种自由是人类在以物质生产实践方式掌握世界的前提条件下的多种掌握世界的方式之间的自由,是能够区分不同实践活动及其在不同条件下自由转换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自由。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全面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关于三实践领域的分工以及由此造成人的生命能力发展和等级社会制度对人的自由与解放的限制。

三、生活实践的审美价值指向

马克思的生活实践是以生产劳动为基础,以全部社会生活为内容,指向人的自由与解放,最终实现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26—927页。

⑤ 赵家祥:《关于人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人文杂志》2006年第5期。

命存在与发展的审美境界。

(一)生活实践的审美本质

生活实践(核心是生产劳动)最终指向人的审美本质。劳动作为审美或真正的自由的游戏是未来美好社会/共产主义的愿景。它的内在逻辑是打通自由自觉的活动与生产劳动,实现审美的生产劳动和劳动的审美化。要实现这个理想,关键的问题是生产方式本身要转化为更高的形态,即它不仅仅是为了肉体生存资料而生产。马克思在批评傅立叶把劳动视为直接的游戏时说:“劳动不可能象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而只有“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自然“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加入直接生产过程”,生产劳动才可能不是为了利益和分配。这对于正在成长的人来说,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学习,而对于有经验积累的成年人来说,这就是从事“[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①当劳动不是为了分配,也就是说不是为了功利或为了物质生存的时候,生产方式就上升到了更高一级的形式,自由时间的增多使得掌握它的主体有了更为自由的运用,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为了发展的训练或学习过程,对于成年人来说,就是做研究、实验、创造。这也是一种生产。如果生命发展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是一种美,那么,这就是生命之美的一种表现。

在马克思看来,审美活动首先内在于物质生产活动,然后逐步内在于其他能够体现人本质的任何活动。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强调首先是必然王国的必然世界,它是人们吃喝住穿的必需品获得的来源,然后才能够超越出来。如果审美活动没有内在于生产活动中,即使满足了吃喝住穿也超越不出来,这就是因为在物质生产之中没有艺术活动的内置。因此,不能说等功利性、生理性、物质性的需要满足过后,再来谈审美、艺术性超越。艺术之美,是生命之美,如果人类的活动不能够体现人的生命之美,或者根本没有生命之美的因素,完全是为了生存的目的,那就与动物的活动没有区别了。那就没有自由可言了。因此,生活实践活动,既满足生存的需要,又是自由的活动,体现了生命之美。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实现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②劳动的对象化,是指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③,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不仅在“意识”中“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④“直观自身”一般被理解为审美感知,即审美观照,即观照自身生命之美。他在论述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不同时说,一方面,人可以把他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⑤,因而人的活动是自由的;另一方面,“人也按照美的规律建造”,因而人的生命活动除了生存需要之外,还有精神的需要,即追求美的享受。这种美的享受本质上是一种对生命的丰富、全面的占有,因而生活实践本质上是生命之美的活动。他说共产主义是“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⑥,是一种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占有”,也是一种“以一种全面的方式”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所谓的全面占有也是“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的占有,即通过“个体的一切器官”和一切感觉占有对象,这便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也是社会之美或人的本质之美的感受或享受。因为“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在形式上直接是社会的器官”^⑦,这是通过社会发展丰富人类实践内涵以及不断积累和社会交往产生共同的器官来实现的。“活动和享受”,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比如,即使从事科学活动,很少同别人直接交往,但是“作为人的活动”,“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⑧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生活实践活动首先是现实的、感性的生存活动,然后是在此基础和条件上的对象化活动,即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对自身的审美直观活动,也正是这种活动推动人和人类社会实践不断发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25—226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124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122页。

展。审美(艺术)活动与真正自由的劳动以及由生产劳动所扩大的所有生活领域及活动之间是通过人的自由与解放实现的。这和亚里士多德及其老师柏拉图贬低艺术的观点具有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把艺术看作是模仿,简单的制造,看作是手工业者的技术。而马克思则完全颠倒了过来,把艺术看作是对客观真理的反映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表现,因而赋予了艺术解放人的性质。审美性是人的本质,由审美性所扩展的广泛的生活实践活动,称为艺术地掌握世界的丰富多样的方式,或者说人与世界、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自由关系。

(二)生活实践生产人的审美能力

生活实践活动的丰富性造就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丰富性及其需要的丰富性和与之相适应的丰富的、敏锐的感知、享受能力。

马克思论述生活实践的审美理想始终是与社会革命,实现共产主义分不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美好生活,根本途径就是发展生产力以及提高人们与之相适应的交往方式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力量。然而这一切都必须建立在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因为它们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人的自由和解放以及全面发展的本质力量。一方面,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消灭,需要交往、生产力以及个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实现。“私有制只有在个人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下才能消灭,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所以只有全面发展的个人才可能占有它们,即才可能使它们变成自己的自由的生活活动”;另一方面是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才能更充分地促进人的交往和全面发展。“要消灭关系对个人的独立化、个性对偶然性的屈从、个人的私人关系对共同的阶级关系的屈从等等,归根到底都要取决于分工的消灭”。再一个方面是人需要发挥自由意志,必须去“消灭私有制”,因为它已经成为阻碍“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发展的“破坏力量”,已经发展到阶级对立的“极点”;最后,在消灭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①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条件下,由于阻碍生产力、人们交往和人的本质力量发展的桎梏被消除,人们的生产方式才达到高级的形式。人们的生活实践样态就是所有的生活实践活动都是自由、自愿、自觉的,其中都蕴含了美的因素,而人们随时都处在审美或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中。生活实践、生产劳动的过程在突破必然王国的过程中始终都充满自由王国的内涵,甚至克服必然王国的艰辛与难度便是审美的高度。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杜威设想的经验“不断地导向所完成和所享受的意义”,“思想、智慧、科学”“有意地把自然事情导向可以为我们直接所占有和享受的意义”的境界才可能成为现实。^②

人的本质力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感受能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在马克思看来,首先是人的感觉特性的培养。他认为要使个体一切器官都变成人的器官,同时个体的器官要变成社会的器官。这样,社会的享受和共同的享受才成为可能,交往与交流、理解才成为可能。他批判私有制、社会分工把人的感受器官变得与动物没有区别了,只有直接地占有对象的感觉。对象只有当它“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受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③ 其次,从审美对象的性质看,对象要成为对象化的对象,人要成为对象性的人。只有当对象成为“人的对象”或人成为“对象性的人”,才不会“在自己对象里面丧失自身”,一方面只有当“对象性的实现”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一切对象对他说来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另一方面,“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我的感觉要具有人的感觉,能够感觉人的本质力量,才可能以我的“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如果我的感觉没有与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相适应,就会因为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而不能产生美。于是“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再次,从生活实践活动的性质看,生活实践是人本质力量的外化、对象化的活动,它为主体提供生活资料,即人的本质力量实现及其直观体验。只有通过“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才能“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才能“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④ 最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6页。

② 杜威:《经验与自然》,傅统先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126页。

从生活实践科学来看,目前的理论还没有揭示人的本质与人的心理学关系。一方面是以往的工业的历史已经展示出了人的本质力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另一方面,已经打开的这本书,“对这种心理学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它同人的本质的联系上,而总是仅仅从外表的效用方面来理解”,也就是说,由于受到异化的社会文化的制约,人们还是把人的本质力量理解为宗教、历史、政治、艺术等特殊的形式,即把它们理解为“理解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的类活动”。而不是把工业的历史、工业的创造当作“人的科学的基础”,而人文社会科学则还“没有结合”自然科学的能力。^①因此,马克思的生活实践哲学便是这样一门人的科学。

(三)生活实践与审美活动的统一

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典型形式),不仅在人类发展初期,促进人类脱离低等动物水平,向着人的生命不断发展,也就是说劳动创造人,同时也促进人类及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使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超越。然而在发展到阶级社会,当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与劳动产品分离的时候,就产生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阻碍人的生命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于是,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人的解放与自由的命题。人的解放与自由是通过解放劳动实现的,即恢复劳动创造美的本质,全面实现艺术化的劳动,实现劳动与审美(艺术)融通共在,人艺术地掌握世界。这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革命。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劳动和艺术活动融合统一,劳动有创造美的功能,超越了纯粹物质性与功利性,艺术也存在于劳动之中,是对劳动创造的生命本质力量的彰显,艺术构成人类生活实践和人类本质的活动。马克思指出:人类一方面可以“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克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障碍;另一方面人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并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②这是在克服人本身的感性能力的障碍。关键的问题在于第三个方面,即生产劳动的社会性障碍,也就是说人能否“直观自身”,在于生产关系所生产的人与人、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问题,它“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的“办法来消灭”。^③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忽视了这个最大的问题,他们总是把人的感性问题单纯地看作是一个哲学问题或者心理学问题。马尔库塞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抛弃劳动的社会关系来一味地谈感性,一味地夸大工业社会技术的进步为人们提供的闲暇时间的作用。艺术可以“既抗拒着这些现存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它们。因此,艺术就要破除那些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式和日常经验。”^④显然,他是用人的感性、态度上的超越、抗拒意识形态,俨然回到了人的内心,回到了想象性的革命。其实,这是在维护现存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妥协与幻想。因此,“劳动”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劳动作为人的本质的表现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和人与自己三大关系中的自由与解放统一的坚实基础上的。

马克思的生活实践活动理论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美学观,在对人的生命应该如何存在,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回答中,表现了基于物质生命形式的艺术的、审美的生活观和生命观,它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生命哲学的生命观。生命美学观决定了生命的存在、发展、意义等与生命存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是生活实践理论的终极价值指向。

(责任编辑:颜 冲)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④ 马尔库塞:《审美之维:马尔库塞美学论著集》,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89—190页。